北寧朱處士行狀

方亭先生撰

嗣德三年三月北寧處士朱君允炤卒於萱之日東作院子志亭文理為文聯兩三門誼往及後之
聞有超名與焉嗣而超使燕同忙迎復命繫以官守欲行四五十年間謀往一吊而不果今因有暇考
其詩文及遺事年譜成於子若孫其事核矣沛陽故吳子陽亭世有之獨志亭有云謝軒始
師而述於友亦有諸人而晦諸子況其詩文合著久或難明撫今追昔深用懷賢嘆夫慨曼卿之
清風未泯者猶追叙其聲詩喜馬服之能讀父書者可不嘉其堂樞蓋窮古人之高義尚未知其
言之有當否也

朱君少字遠夫謝軒乃其晚年道號生當衰季值世亂離年十六而孤聞我立齊范先生與其先君
子海陽參政希夷公友善往拜受業於逋播中時西山方索黎臣甚急先生聞命告之行曰西山滅黎
計龍宣召黎全節諸臣先生聞命告之行曰西山滅黎國魂有報義

當一往拜謝遠夫趨請歸期先生指庭前所植菊以花開為度久之聞先生病往候於昇龍城北竹
廡湖佐領醫者之家知其不久且歸先辭同告嘉於同學已而先生留隸北城遠夫亦去陳舍同里
裡講授雖不數親函丈而二十年中凡先生病發及緩急未嘗不在側明命二年復有詔徵先生病
次年超公，出路過其里。入相存引觀祠堂及園池花樹。徘徊竟夕未指庭前一片小石曰此某所碣也，叩視之。現刻朱謝軒之墓等字，塗以硃漆，大笑而別。是年遠夫六十二後十年乃卒而此一見遂為永訣之期，可勝惜哉。

遠夫於同門中早謝舉學，篤信師傅留意於視聽言動之中。力勉於獨居寡婦之際，昔者程門高第，上蔡謝良佐，平日刻勵，能去得一衿病此豈易哉，要之亦自玩物喪志。一語聞其趨捨所謂玩物不在他，乃在文字間。遠夫既希之便知之，既知之便能行之，況無苟且，一言先得於師力行之與無妨何異哉，超與之交，雖晚然始終亦二十年靜而求之表裏如一。不見有些黑暗處，微嚬道而往依義而行。能如是乎？麋鹿之形，林野之質，初見者亦知其非常江漢之概，風流之腴，味者莫得其真，謹履詩文，不事搜索，不勞刻畫，胸襟落落，姿態風流，而腴樸而味尤耐人咀嚼。既已晉閱分詩，為二集，今凡若干首文。為一集，散偶凡若干篇載，論括其平生，著錄於今，八紀追念，交情窮悴，靡弗置少而同遊切商者，幾老而念感懷，熠次若詩文。蓋知是狀，君平生歎然以愧，嚴師不存，哲友交瘁。
婦女叢談（續三）

立齋先生侍妾

侍妾姓阮名號未詳北寧天福大棗社人故黎庠生阮公之女也年十五歸事先生以終身事閱四

餘年無失道也初大棗與德厚讐田屈于賄訴于府僚時先生方知工番罕聽此道往勸得其實

斷歸大棗德厚人自以霸佔久恥其弗克也以金百兩千焉拒弗受大棗喜其情抑而復伸也地失

而復得也莫不欣感激報而無由也已酉先生通挈室過此阮公館之西山求先生急弗獲既廉得

則拿之亟引匿先生以事迫欲引決阮公侍之謹再宿命健者負去猶沒所親者西山怒忿掠阮

之項其外姑武氏者捐錢百餘求於縣分知事得解復請歸寓如初後移陳舍阮公以其女

請為先生妾先生久許大棗俗厚其德翁所為遂納焉甲子隨之城寓具所賣田宅還之又數調其

孤嫠無所餘

為命舊日門生多饜之者以自給已夏舊病閒用藥不效秋而劇度必不免召仁睦黎勸庵及

育秀朱允綾來語云本願栖此軒晦死而后已不欲別處瞑目也奈今病因庸医誰則理之已敬告

先生之靈辭歸故里其堂宅花木不毀于舊則已致辭于嗣兄矣又云多謝門中諸君子請從此辭

則泣而言日此身得事先生及淑人若千年為幸多矣先生如此淑人如此自已敢有毫怨憾只
今歸來為弟姪累不得不痛耳聞族人謀為立嗣顧勿聽後事雖不能具亦聊粗有之死後三日內得片淨土埋之足矣再寄謝方亭阮陽亭吳訥庵黎他日相會為叙一聲千萬至嘆十二月二十日命終年五十有○明年正月葬於其鄉之原嗣德十年十月十五日門誼偕眷屬改阡附葬于良堂先生墓左隔叔人墓有弔柳二句云慧星夜永心相照霧月庭虛影自孤薄命更何言卻教後夫人千餘年此景誰同花淚積遺骸猶有願僅得歸故鄉三尺土餘

夫人姓陳北寧嘉平寶纂禮部尙書陳名寧公女也自幼讀書一覽卽悟陳公惜其才而不使之卒

業夫人亦自悟改事女工承事親長曲有禮意陳公沒後叔父刑部尙書陳公名祿之婦配夫人遂歸南真吳柏峯公吳公父官都御史公十九歲與兄以漸俱一舉鄉薦聲名藉甚夫人追事舅姑甚得其歡心公父沒兄弟俱家產並盡譜諸弟自以私費周旋襄事公之北肆業也夫人伯叔兄弟了庵德甫二公樂與相處夫人奉之曲有禮意釦鈐盡處之泰然嘗問公曰一國之士如公者凡幾人公知其意在規勸益重之公春試累中授先興府教授秩滿授直定縣知縣未幾遇亂除統初擇廉幹分道訪察彫殘公往天長府事清歸來囊無一錢夫人迎而進曰居官清白公能恪守家風貧非所憂也西山再來公遺之香葛孫英夫人僕婢隨之兒女提撫再值凶歉夫人善為調度童
僕皆欣然不相捨。故無家病歸依親弟而沒。夫人執喪凡力之所及悉依禮時太夫人年七十餘。公之子希年十六有章纔十歲一女最幼夫人仰事俯育各盡其道居時年餘叔告之曰嫂為一家計至盡無遺力矣。惟二子失教奈何！必以姑年老不忍遠離則有某在可無慮此蓋迫我兄遠囑使二子就某受業。而依諸寶 IPT\ 家可也。夫人乃辭姑揚子北行居數年太夫人壽終服未聞而仙會往視之未及歸有章來省夫人偶得小恙即命取水洗面告以字號遺囑速葬於此詎而没。仙會往視之未及歸有章來省夫人偶得小恙即命取水洗面告以字號遺囑速葬於此詎而没。

者幾四十年而園門風猶一日也噫如夫人者真可謂賢助賢母矣。